

陆游诗中的成都(下)

魏炯若

陆游《剑南诗集》在《海棠》诗后，有《牡丹》绝句二首。当时成都名园没有以牡丹出名的；从彭县送来的，也不能“绝佳”，因此陆游的牡丹诗很少。但他却写了《天彭牡丹谱》，说“天彭号小西京”，也是四川历史上一件大事；只是无关成都，这里就不去谈它了。

接下去就是《摩河池》诗：

摩河古池苑，一过一消魂。

春水生新涨，烟芜没旧痕。

年光走车毂，人事转羊根。

犹有宫梁燕，衔泥入水门。

自注说：“蜀宫中旧泛舟入此池，曲折十余里。今府后门虽已为平陆，然犹号水门。”这是陆氏当时所见的情况：水还有点，但是曲折十余里的情况没有了；所谓“水门”，早已同宫墙一起成了平地。看来所谓“春水生新涨”的地方，就是池的本身。

历来谈到摩河池的历史，总是引唐·卢求《成都记》：

“池在张仪子城内。隋·蜀王秀取工筑广子城，因为池。有胡僧见之曰：‘摩河宫毘罗’。梵语谓摩河为大，宫毘罗为龙，言此池广大有龙也。”

这里把池的来由和命名都说清楚了。顾祖禹

说，前蜀后主王衍建宣华苑于池上，又改名为宣华池。明朝把池填平，在上面建蜀藩正殿。西南还剩下一曲，“水光涟漪”。按蜀藩正殿，清代在皇城内设贡院后，改名为至公堂。皇城城外有小池，池水和御河相通。池上有三道制作精美的小石桥（不是金河上面的大“三桥”）。有人说，这就是“水光涟漪”的摩河一曲。但这只是摩河池的一说。《寰宇记》和《元和郡国志》都说这个池在城西；胡三省则说在成都县东南十二里。这又是两种不同的说法。

陆游诗中所说，是南宋时摩河池的情况。前此大约四百年之前，杜甫也有一首《晚秋陪严郑公摩河池泛舟》：

湍驶风醒酒，船回雾起堤。

高城秋自落，杂树晚相迷。

坐触鸳鸯起，巢倾翡翠低。

莫须惊白鹭，为伴宿清溪。

看杂树句，可知诗虽用了鸳鸯、翡翠等华丽词藻，实际的景色，却是一片荒凉。这是唐代的摩河池。其后，有一首署名孟昶的《玉楼春》词，写的是在摩河池避暑的情况，则肯定是伪造的。原因是它和苏轼的《洞仙歌》词完全一样。苏轼说他只记得老尼所传孟词首二句，怎会全部相同呢？

陆游还有一首《夜宴即席作》，也与摩

河池有关：

宣华葦路牧牛羊，摩诃龙池草

茫茫。……宫殿犁尽余缭墙。……

这是南宋时所见到的孟蜀宣华苑景象，不过总算还有缭墙可以认识。陆游在《闲居无日不出游戏作》一诗的自注中还说：“蜀宣华苑在摩河池上。”

陆游的《江渚池醉归马上作》云：“久住西州似宿缘”，“休问东吴万里船”，似入蜀后很久，并不想离开了的样子，但却不能说是江渚池留住了他。另外，从他的《江渚池纳凉》两首来看，一说“雨过荒池苻藻香”，一说“微径荒城曲，丛祠野水边。”所谓江渚池也不过是一个荒城曲边的荒池而已，并不是什么名胜。但他出蜀之后在临川作的《感旧绝句》七首中，却有这样的句子：

半红半白官池莲，半醒半醉女郎船。鸳鸯惊起何曾管，折得双头喜欲颠。

自注云：“江渚庙池”。可见这池也是陆游不能忘记的成都游地之一。按江渚祠祀长江的江神，历代列在国家的祀典。陆游《渭南文集》有《江渚庙碑》：“……成都自唐有江渚庙。其南临江。唐末节度使高骈大城成都，庙与江始隔。”这是说高骈把城移在江外，同时把江又移在城外，只江渚庙没移。因此原在城外的庙就在城内了。这个庙民国时代还在，就在南较场原川大理学院的旁边，后来并入了理学院。所谓江渚庙池，还有女郎采莲船，那就绝非小池，只有把现有的上莲池、中莲池、下莲池连成一片，才足以当之。这个莲池，显然即是由高骈所移的江水故道改成；也许产权即归江渚庙，作为庙产，所以才称为江渚池的吧！

《老学庵笔记》说江渚祠壁上有李顺画像。李顺是宋时四川农民起义的领袖。

《剑南诗稿》卷六，《暮归马上作》云：

石笋街头日落时，铜壶阁上角

声悲。

题目说暮归，说明他的寓所在石笋街。诗中连言的铜壶阁，即便是归途所过的地方，也必然距石笋街不很远。

先说石笋街。现在出老西门左手一小横街，解放后还挂着石笋街的街名牌，只是石笋我从没有见过。杜甫的《石笋行》说：

君不见益州城西门，陌上石笋双高蹲。古来相传是海眼，苔蚀饥尽波涛痕。雨多往往得瑟瑟，此事恍惚难明论。恐是昔时卿相墓，立石为表今尚存。

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云：

成都石笋，其状与笋不类。乃累叠数石成之。所谓海眼亦非妄，瑟瑟至今有得之者。

陆游相信海眼和瑟瑟的说法，一定是得之目验，可惜他没说出比较详细的情况。至于杜甫的意见，则是根据《华阳国志》上这一段话：“蜀有五丁力士，能移山，举万钧。每王薨，辄立大石，长三丈，重千钧为墓志。今石笋是也。号曰笋里。”至于铜壶阁，《渭南文集》中有《铜壶阁记》，谈之较详：

“天下郡国，自谯门而入，必有通途，达于侯牧治所。惟成都独否，自剑南西川门以北，皆民庐、市区、军垒；折而西，道北为府。府又无台门，与他郡国异。至蒋公堂来为牧，乃南直剑南西川门，西北距府五十步，筑大阁曰铜壶。”

按：“剑南西川门”应是南门，才能说门以北皆民庐。“折而西，道北为府”，似乎从南北大街倒拐可以直出西门。这条直道的北面为制置使（相当于唐节度使）府，似乎和正府街相传为诸葛的丞相府即清代的成都府衙门的地望相近。“直（当）剑南西川门，西北距府五十步”，也和鼓楼街的鼓楼地望近似。明代成都只有四个城门，和今天一样。明末

曹学佺说，西门直街鼓楼，即宋铜壶阁，也引了陆游这篇记文。《华阳国志》蜀郡条下云：“其郡四出大道”，可见秦汉以来的成都，都是四条直街。

铜壶，即铜壶滴漏，是中国式的报时机械（钟表）。这阁的作用，就相当于今天的钟楼。民间叫做鼓楼，是因为它用钟鼓报时。譬如旧社会打更用锣，而小说戏剧里却称二鼓三鼓一样。鼓楼是砖砌的一个城门洞样的楼基，上建楼。据说古代有楼几层，因失火被烧毁，重建就很简陋。上面有一口大钟，据说撞钟可使全城听见，不过我自己从未听说过。这个鼓楼后来由于修马路，就把它拆了，使成都又少掉一个古迹。

陆游《春残》云：“石镜山前送落晖”。又有《武担东台晚望》诗。顾祖禹说：“武担山在府治北，广仅数亩，高七丈许，上有立石，莹洁，号曰石镜。”说的就是这个地方。唐宋时武担山有咒土寺，寺有东西二台，是城内的名胜。陆又有《行武担西南村落有感》云：“市朝迁变归芜没，涧谷含牙互吐吞。一径松楠遥见寺，数家鸡犬自成村。”可见当时的武担山还有涧谷。唐王勃《游武担山序》也说：“冈峦隐隐”，“松柏苍苍”。陆游又有《书怀》诗：“武担山上望京都”，可见他是经常去的。

杜甫也有一首《石镜》诗，云：

蜀王将此镜，送死至空山。
冥漠怜香骨，提携近玉颜。
众妃无复叹，千骑亦虚还。
独有伤心石，埋轮月宇间。

武担山的位置在现在的北较场，我读书的时候曾经去参观过，是个寸草不生的土山。当时石镜也还在，似乎是一块汉白玉，略呈长方形，横长约今尺四五尺，镜面已被砸坏。据说用水洗净，擦干后，再用力拭擦，可以照见几十里外。当时我们认为这是民间传说，一笑置之。后来在上面建了一个瞭望塔，从城外都望得见。石镜呢？只怕早已不知去

向了。

陆游有诗题云《天申节前三日大圣慈寺华严阁燃灯甚盛，游人过于元夕》又有《观华严阁僧斋》题下自注云：“阁下自四月初至七月末，日饭僧数千入”。可知这个大圣慈寺的规模之大。天申节是宋高宗的生日，《宋史·礼志》：“孝宗以十月二十二日为会庆节，其上寿称觞之礼，如高宗天申节仪。”《四川通志》说寺是唐至德年间建造的。旧有肃宗书“大圣慈寺”。由皇帝亲自题榜，可知这个庙在修建时已经非比寻常了。寺内还有唐僖宗的画像。全寺分了许多院，资福院有唐·李德裕撰记刻石，极乐院有苏轼、苏辙弟兄的题名和东坡帖的刻石，玉溪院在玉溪上。名胜有文殊阁、雪锦楼（楼在寺门上）。门外有一片大空地，是各种集市的场所。根据宋·田况《成都遨乐诗序》的纪述，成都一年中游乐的日子，就有“二月八日大慈寺前蚕市”、“三月九日大慈寺前蚕市”、“三月十四日大慈寺建乾元节道场”、“七月六日晚登大慈寺阁观夜市”、“七月十八日大慈寺观施盂兰盆”、“冬至朝拜天庆观、会大慈寺”。据他计算，在全年的二十一次中，大慈寺就占了六次，可知它在宋代，确是成都的一大游乐场所。此外，大慈寺又是一个藏画的地方。《成都文类》宋·吕大义《大圣慈寺画记》云：“举天下之言唐画者，莫如成都之多。就成都较之，莫如大圣慈寺之盛。”“总九十六院，按殿、阁、塔、堂、厅、房、廊，无虑八千五百三十四间，画诸佛如来一千二百一十五，菩萨一万四百八十八，帝王释梵六十八，罗汉祖僧一千七百八十五，天王、明王、大神将二百六十二，佛会经验变相一百五十八堵。”“其铸象以铜，刻经以石，又不可概举。”“自至德（唐肃宗年号）以后，写从官、府尹、监司而下僚属真（画像留作纪念），迨于今凡三百九十人。”真可谓洋洋大观了。

陆游有《自合江亭涉江至赵园》诗，中有

“马涉清江水未生”之句。成都城“带二江之双流”的锦江、郫江，于城的东南会合，亭就建在会合处。《名胜志》说就是锦官驿。但我所看见的锦官驿却在九眼桥的北岸，现在都还剩了一点房子。这个亭子据说是唐韦皋所建，又说是孟蜀的别苑，这就象后来改作馆驿一样，都是利用旧的建筑。这又是一个宋代成都的名胜。中有芳华楼，又是一园之胜，因此陆游写的诗不少。

陆游还有诗题云：《后陵永庆院在大西门外不及一里，盖王建墓也，有二石幢犹当时物。又有太后墓，琢石为人马甚伟》，诗曰：“穿残已叹金凫尽，缺落空余石马双。”这是说王建墓群，早已被盗一空；地面建筑也只剩一双石马。这个墓抗战之初发现，尽人皆知。但何故许多年来一直被误认为司马相如的抚琴台呢？宋京《蜀事补亡·琴台》云：“君不见成都郭西有琴台”，是成都老西门外原有司马相如琴台。又云：“锄犁畏浅牛足匀，古瓮耕开数逾十。乃知昔人用意深，瓮下取声元为琴。”这是说琴台的发现，由于农民发现十多个瓮坛，才知道古人琴台的制度：台下排列瓮坛，使琴声更见明亮。但是邛崃县的司马相如琴台，也说是掘出十个大瓮。是一事两传呢？是果然相如在两地都建修过这样讲究的琴台呢？陆游的《文君井》诗云：

落魄西州泥酒杯，酒酣几度上琴台。

青鞋白笑无羁束，又向文君井畔来。

自注：相如琴台在成都城中。文君井在邛州，相传为卓氏故宅。

陆游说琴台在城内。《方輿胜览》说城外的琴台才是古琴台。看来二者可能都是纪念建筑，后来又都废弃了（可能是毁于兵火）。后人为了思念司马相如，又知道西郊原有琴台，因此误认这个失传了的王建陵墓即是司马琴台。这种可笑的误会，只有在清初四川成为无人区以后才可能出现。

陆游回乡后梦到成都，作诗云：“华灯

围座醉金绳”。这就是成都北门外的金绳寺。寺里有绳溪，溪水中央有一线如绳状，人或指示说：这就是金绳。这又是民间传说。这个寺解放前就改成了学校。寺里一亭，结构很古，已迁建在文化公园了。陆游说“华灯围坐醉金绳”，显然又是宋代成都士大夫游乐处之一。

宋初杨亿有《金绳院记》，说唐昭宗天复年间有一位有名的大和尚，号禅月大师、法名贯休的被王建请来，住锡金绳院十幾年，最后死在这里。他是一个诗僧，著有《禅月集》；又是一位大画家，擅长罗汉，曾在金绳院画五百罗汉，宋·姜如晦作记。见《成都文类》。

陆游《思蜀》诗有“故事谈金马”句；又有《有自蜀来者，因感旧游作短歌》云：“锦城如海行不极，马迹重重车毂击。家住城西三十年，闻说城东未曾识。看花走马宿中路，经月酒徒无觅处。露香风暖海棠开，碧鸡坊中倘相遇。”二诗提到金马和碧鸡坊。金马碧鸡神出于《汉书·郊祀志》，说“可以醮祭而致”。汉宣帝就命令蜀人王褒作皇帝的特使，到蜀祭祀。《王褒传》说，“褒于道病死”。《汉书注》说，“金形似马，碧形似鸡”。这一说是可信的。有说这神在今西昌；云南昆明又有金马碧鸡二山，恐怕都是附会。

成都北门有金马街，街口有成都有名的红石柱。我所见到的，已是用石灰做的圆柱刷成红色。石柱近旁西向有一石坊，因为年久，文字及雕刻都看不清了。进牌坊右侧，有一小庙，香火极盛，大约就是金马碧鸡祠。当时少年，深厌迷信，不肯进去看一看，失去了获得第一手资料的机会。曹学佺说：“今北门内石马巷，有石马，足陷入地，金马祠在巷内。”这大约又是明朝的金马祠。至于碧鸡祠是否在碧鸡坊，以至碧鸡在何处，都不可考。一般都根据杜甫诗“时出碧鸡坊，西郊向草堂”，估计这条街是在城

的西南。

陆游回乡后，在会稽有诗，题云：《人日偶游民家小园，有山茶方开》自注云：

“成都海云寺山茶花，一树千苞，特为繁丽。”《名胜志》说：“海云山在锦江下流十里，有海云寺。”这个海云寺还有个有趣的节日：当时的风俗，三月二十一日游海云寺。寺前有小池，据说妇女在池里如摸得某种石子，就会生儿子。另外从陆游的这个自注中，我们还可以知道成都名花还应该有山茶。范成大《石湖诗集》中也有《海云赏山茶》的诗。

陆游极爱成都的蔬菜和饮食。《食荠》三首，第二首最足代表：

采采珍蔬不待畦，中原正味压蓴丝。

挑根择菜无虚日，直到开花如雪时。

荠菜，成都俗名“弟弟菜”，是吃春饼的好菜。陆游八九十岁时，有诗题云：《食荠糝甚美，盖蜀人所谓东坡羹也》。这种吃法，现在没有了。东坡有玉糝羹，即芋头煮汤。其实四川煮汤的东西多得很，陆游没有深入下层，因此所见不广。

陆游有《薏苡》诗，自注：“蜀人谓其实为薏米，唐安所出尤奇。”唐安县在崇庆东南。薏苡即苡仁。陆在诗中赞扬它“大如芡实白如玉，滑欲流匙香满屋。”又有《思蜀》诗云：

老子馋堪笑，珍盘忆少城。

流匙抄薏饭，加糝啜巢羹。

相美倾筠笼，茶香出土铛。

西郊有旧隐，何日返柴荆。

巢菜，苏轼呼为元修菜，是他的朋友巢元修所喜爱的。陆又有《巢菜》诗，自序云：

“蜀蔬有两巢：大巢，豌豆之不实者；小巢生稻畦中，东坡所赋元修菜是也。吴中绝多，名漂摇草，一名野蚕豆，但人不知取食耳。予小舟过梅市得之，始以作羹，风味宛

如在醴泉蟆颐时也。”从他的叙说看来，当时巢菜（今称苕菜）还没有被农业用作绿肥，这可是中国绿肥历史的一重要资料。相即木耳，当时亦蜀之特产。

陆游又有《蔬园杂咏五首》，是菘、芜菁、葱、巢、芋五种。《巢》云：“便觉此身如在蜀，一盘笼饼是碗巢”。《芋》云：“莫笑蹲鸱少风味，赖渠撑柱过凶年”。这是用的卓王孙的话：“吾闻汶山之下沃野，下有蹲鸱，至死不饥。”蹲鸱即是芋。可见这两种菜都是四川风味。《巢》诗有自注：“蜀中杂彘肉为巢馒头，佳甚！”这种吃法，现在可没有了。

陆游对成都的酒也很有感情，他在镜湖家乡有《梦蜀》一首，内云：

梦饮成都好事家，新粧执乐雁行斜。

颊肩郫县千筒酒，照眼彭州百馥花。

郫筒酒，杜诗里已经有了“酒无郫筒不用沽”的句子。现代也还有这种酒，只是已不用竹筒装了，是成都老酒一类。

陆游在另一首题为《梦蜀》的诗中说：“自计前生定蜀人，锦官来往九经春。”锦官城是成都的别名。他四十五岁入蜀，五十四岁回浙江故乡，在成都整整住了九个年头。成都的一切，从自然风光到名胜古迹、风土人情，都给他留下了美好的记忆。甚至连吃的东西，也使他难以忘怀。他在一首题为《蔬食戏书》的诗中，表达了对成都生活的留恋：

新津韭黄天下无！色如鹅黄三尺余。

东门彘肉更奇绝，肥美不减胡羊酥。

贵珍讵敢杂常馔，桂炊薏米园比珠。

还吴此味那复有？日饭脱粟焚枯鱼。

……

在这首诗里，陆游歌颂成都，以至贬低自己的故乡，可知他对成都的感情，是何等的深厚了。